

重点
阅读

献给圣洁玉树的作家心语

□吉狄马加

心
迹
话
语

作家之书

从2010年春天到2013年春天,三年过去了,又是几番草木枯荣,又是几度冬去春来;我们无法确定,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时间的脚步过于匆忙还是过于缓慢。

从玉树那个受伤的黎明到高原这个花开的午后,三年过去了,灾难与重建并存,记忆和希望共生;我们终于明白,对我们的心理来说,时间的河流不只是沉淀了痛苦,更创造了生活的绿洲。

青海玉树,这片高峻的土地让我们折服和赞叹,因为它孕育了滋生东方文明的大江大河;这片神秘的土地让我们留恋和向往,因为它诞生了美丽的歌舞爱情与多民族古老的生存故事;这片英雄的土地让我们牵挂和敬仰,因为它曾在灾难中浴火重生,用人性的光芒照耀世界。

青海玉树地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之源,是一个自然景色壮丽、民族风情浓郁、生态地位举足轻重的大美之地,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藏文化的孕育和传承之地。2010年4月14日,发生在青海玉树的强烈地震,震撼了三江源头的土地,更震撼了亿万人的心灵,成为全社会和全国人民的伤痛,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玉树抢险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的壮举,彰显了党和政府强大的动员力、执行力和万众一心的奋斗精神,昭示了中华民族英勇无畏、顽强自信的深厚力量,也谱写了各民族血脉相连、大爱无疆的时代颂歌。依靠党的关怀和国家的力量,我们以飞机转运伤员最多最快、伤亡人数减至最低的效果,创造了世界高海拔灾难救援的奇迹;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和爱心凝聚,我们书写了中华民族生死与共、重建家园的光辉篇章;面对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支持和广泛舆论关注,我们成功树立了

自信、开放、坚强、众志成城的良好形象。

玉树地震发生后,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灾区和灾区人民送去关爱、支持和希望。中国作家协会和青海省作家协会也在第一时间迅速行动,组织知名作家、诗人赶赴灾区,深入抗震救灾一线,亲历苦难和抗争的场景,感悟生与死的启示,体验民族生活和情感,在最短的时间里创作出一批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用心灵和智慧向玉树人民奉献了他们的深情厚谊。他们以宏大的高原自然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为背景,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党和政府的关怀,用真诚的诗意图歌颂中华民族战胜灾难的勇气和信念,用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传达人们超越灾难、战胜痛苦、重建家园的民族情、兄弟爱。

玉树地震之后,大规模的重建工作迅速、科学、有序地全面展开。通过大量关于玉树重建的新闻报道,我们知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建设者们,同玉树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在医疗设施、教育设施、文化设施、人民生活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可以确信,到2013年末,一个生态美好、特色鲜明、经济发展、安全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玉树将屹立于三江源头,它将成为一颗重新焕发光彩的高原明珠。

在关注新闻报道的同时,我们更加希望从感性的、诗意的、细微的文字中体会玉树的深邃,感悟玉树的灵动。因为新玉树建设既包括物质家园建设,也包括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共同经历一种特殊的、心灵的生动,或许这正是我们对文学家的期待。中国作家协会和青海省作家协会共同组织知名作家三次赴玉树采访灾后重建,让我们得以跟随这些细腻的心迹和敏锐的话语,走进新玉树脉动的节律。

“玉树灾后重建,极艰难,亦极壮丽”(何立伟语)。也正是在这艰难的壮丽之中,作家看到“未来的玉树,正在世人期待的目光中,渐渐揭开面纱”(尹汉

胤语)。他们的脚步深深地踏入生活。“精神大爽的我和同行的作家们一起,收集着灾后重建的许多动人故事,在我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分明流淌着一种瀑布般的精神,我收拾起它们,感觉到了精神的重量”(徐风语)。同作家站在一起,面对这艰难中的壮丽,承受着这精神的重量,我们的灵魂受到洗礼,受到震撼。显然我不能在此一一描述作家们的心迹和话语,但是我相信,阿来的追求表达了我们与作家共同一致的精神需要:“我来到这里,不只是因为结古镇这个古老城镇正如何成为一个新生的样板。更因为我一直在从因虔诚的固守而脚踏实地的文化中,寻找格萨尔史诗中那种舍我其谁的奋发精神与心忧黎首的情感馨香。”

的确,这些早已享誉国内外的作家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既有的名望和成就而轻浮或者自傲,相反,他们行走在玉树的土地上,行走在玉树的生活中,如同虔诚的信徒充满敬仰,如同回归的游子饱含深情。他们全神贯注地眺望与倾听,更在这深邃广阔的背景中反观内心叩问灵魂。他们的心迹和话语成就了我们手中的这本书,成就了玉树精神家园的一部分,这是玉树文化建设一笔宝贵财富。

玉树的物质家园建设已经蓝图再现,玉树的文化家园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我们热切期待并且坚定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有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和各界文化工作者的热情投入,通过充满智慧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创意,在青藏高原独特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中,在玉树优秀传统文化和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文化精品必将诞生,一个文化繁荣、生活温馨、人与自然和谐的玉树新形象,必然会让世界为之喝彩。

《心迹话语——中国作家赴玉树作品集》,中国作家协会编,何建明等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纯粹的抒情

□何言宏

继东在写到莲花时,偶或也会有佛教的气息,但是更多的,却是通过对“莲”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这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绘写。在一首关于莲花的诗中,诗人曾经问过“有谁能读懂,层层叠叠/丰满的花语”(《八月莲》)。亲近莲花,阅读莲花,也许正是我们了解和把握诗人精神形象的基本途径。

唐继东有一首叫做《出水莲》的诗作,诗的前半部分所歌咏的,大体不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似无新意,但是在后半部分,诗人却通过对莲花的女性认同,陡转翻新,不仅赋予这一常见的文学题材以新的内涵,更是突显出一位非常鲜明的“莲女子”形象。实际上,我们毋宁就应该从这一朵莲花来想象唐继东,认识唐继东。高雅、脱俗,而又孤寂与静默,也许这就是唐继东的精神核心或自我期许。《莲女子》中有很多关于莲的诗句,优美、雅致,令人难忘。莲与诗与雪,还有月光,还有玉,还有其他一些品格高洁与纯粹的人(比如屈原、李商隐)与事,经常被诗人引为知音、引为同类,一方面与诗人有生命的交流,另一方面又与诗人一起濯濯俗尘、抗衡俗世,营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在我们生命的广大时空,有这样的世界能够救助我们、超度我们和洗濯我们,那是我们生命的至福。在这样的意义上,唐继东无疑是幸福的。她找到了诗,找到了莲,找到了像诗与莲一样美好的事物,因此她的生命才变得完满,并具有一种纯净、温暖和透明的光芒。《莲女子》中的第一首诗,就让我读之难忘。这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在这首题为《二〇一二》的诗中,诗人将逝去的一年非常新奇地想象为书——一本365页的书,轻轻合上/关闭了那么多喜悦、忧伤,还有惆怅/红尘黯淡”。时间永逝,令人伤怀。诗人“翻开过的日子,却找不到/回去的路”。虽然感怀时间的消逝是中外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但是由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所揭示的時間的直线性与一维性,这种消逝所引发的永劫难归的绝望将更加巨大,更具悲情。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二〇一二》所处理的主题异常重大,也很抽象,而且以一首诗来处理,可能会很困难,但这首诗却举重若轻,非常自然而然地思考和表达了时间的主题。在时间永逝的黯淡与绝望中,诗人写道:“只有角落里的莲花,独自/明亮//把一句婉约诗歌,探进/新年的锁孔/空濛里,有水晶般的时光/就要滴落//是的。即使忧伤,也要是/唯美的。”在读了这首诗后,我一直惊叹于诗人不落俗套地处理时间这一抽象主题的高超技巧与

能力,并对“角落里”那朵“独自/明亮”的莲花难以忘怀。《二〇一二》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一位“莲女子”的时间观、世界观。以这样的观念来理解生命、照彻人生,即使人世间有再多的苦难、再多的纷扰,我们都能够活出明亮、活出美好。

唐继东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洗濯”这样的字眼——“想用诗歌的水,洗濯那么多/俗世的尘埃”(《春欲来》)、“夜色浓郁。时光淡下来。莲/端坐在月的中央,安静/有几分清高。用干干净净的水/洗濯清雅的词牌”(《夜》)、“……用诗歌里圣洁的水/洗濯洁白的纱布,祈福善良的人们/远离伤痛”(《夜,就这么静吧》)、“用清澈的眸光,洗濯每一根/太阳的丝线……”(《周末·静》)……似乎有着精神的洁癖,诗人鄙弃俗世,向往圣洁,实际上与现实也有着紧张。在《金银花一样微苦的三月》中,她写“一种名字叫公務的/藤蔓疯长,密密缠绕莲/疲惫的淡香”;在《浅蓝午后》中,她写“一座与我无关的浮躁城市”和一朵“流浪在城市里的莲”;而在《我在一首小诗中感觉到了疼痛》里,她又怅然于“城市里/喧嚣的车声,缠绕着我曾经的单纯”……虽然在唐继东迄今为止的全部诗作中,直接书写这样的紧张并不多,但这些内容无疑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诗人虽然倾心于建立一个自足和完满的诗的世界,“这个世界,关闭了所有呈现不美好事物的窗子,可以任性地留住内心热爱着的单纯和宁静”,但是,诗人在诗中刻意地屏蔽那些不美好的事物,并不意味着诗人对时代没有关怀、没有承担。在《莲女子·后记·莲语》中,诗人曾有过这样的自问:“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渺小如尘埃一样的自我,能够做一点什么?或许,自己所能做的,就是真正坚持自己应该坚持的,再用自己的坚持影响一些能够影响到的人,如此而已。如果能够因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让这个社会增加哪怕一点点美好,便得心安。”我想,这也许就是唐继东的诗歌世界无比脱俗、无比纯净的基本原因。在现实、时代和历史这些宏大、野蛮和不无俗恶与暴力的存在面前,诗人以其“莲女子”的心性与承担,以其“抽象的抒情”,试图营造一个不与关联的本体的世界,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抗衡,是欲以其纯粹唯美的诗的世界来烛照凡尘。正因如此,无论是在季节与自然中兴发感动,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启悟,抑或是在天南海北的广游历中,诗人在《莲女子》的诸多题材和丰富内容中,时时所抒发的,都是“莲”一般的情怀——芬芳、高洁、忧伤、明亮,“散发出/沉静的光芒”(《沉静的光芒》)。

由此可见,唐继东的诗歌,无论是对莲花这一我国传统诗歌形象的丰富、提升、转化与深入,还是其精神、情怀、情韵与修辞等情感抒发上的特点,都很自觉地继承与光大了我国的诗歌传统,抒情的传统。《莲女子》,唐继东著,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书香茶座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就是向传统的回归,我们这个民族本土传统的精神资源、诗艺、美学以及语言方面的经验与策略,在这些年的中国诗歌中表现得日益突出,也日益焕发出它们生生不息的魅力与价值。我以為在这样的诗学取向与诗歌潮流中,唐继东的诗歌创作,具有非常突出的代表性。

唐继东的诗集名曰《莲女子》,诸如《八月莲》《出水莲》《秋来楚楚莲》《莲与雪的对话》《摘下所有莲花的影子》《来世的莲花》《轻晨》《浅蓝午后》《夜》等其中的很多篇什都是在写“莲”,即使那些未曾直接写“莲”的作品,实际上所抒发的,也都是“莲”的精神与“莲”的情怀。当代中国的诗歌史上,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诗歌史上,一度我们关注较多并且也较为推崇的,往往都是那些“女性主义”的诗歌写作。在这些作品中,女性诗人的主体形象大都是迥异于传统、以颠覆和解构男性霸权为精神追求的“女性主义者”。所以,唐继东的写作很明确地以“莲”为自我形象,不仅显得非常独特,而且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唐继东的诗歌显示出,女性诗人并不一定要在与男性的二元对立中确立自身,对于理想高洁的女性气质和女性人格的向往与追求,和对美好纯粹的女性世界的建立与卫护,实际上对女性形象与女性自我的确立更加可靠、更加健康,也许更有难度。因此我认为,“莲女子”应该是唐继东为我国的女性诗歌所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形象。在我国的文化史上,“莲”所具有的高洁与芬芳众所周知,也是古典诗文所经常歌咏与绘写的对象,因为佛教,她更被赋予了无比圣洁的含义。唐

■新知新思

6月24日,沪深股市双双大跌,沪指最终跌破2000点,收于1963.24点。彼时我正在网上溜达,因并未染指股市所以尚能气定神闲。看着微博上各种“吐槽”,不禁想起自己2004年拿着一笔钱第一次哆哆嗦嗦炒股的经历,那是中国股市由牛市转入熊市的拐点,蒙老天抬爱,我不赚不赔全身而退。说老天抬爱并非有多宿命,而是对股市、经济一无所知,看着别人赚钱、再加上经不起忽悠就“入市”了,全然忘了所有股评栏目里都有的忠告——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几年过去,身边有人赚了,也有人赔了、套牢了。眼见着中国大妈扎堆抢购黄金,大喜过后亏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各大银行遭遇“钱荒”,电视上没完没了地解释央行不出手救市的原因,“克强经济学”被一次次提及,并与“安倍经济学”两相比较,高下立现。在一连串热闹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许多人都如我一般缺乏判断力,大概因为我们对经济懂得少之又少。这个懂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而是常识层面的。

恰在此时,我翻开了孙晓骥写的《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1720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南海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史上最早的重大金融泡沫事件之一。这本书讲述了那场著名的南海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并由这场风波勾连起了当时尼德兰、英国、法国的政治、历史、经济态势,原原本本地揭示了产生经济泡沫的原因和始末。

《致穷》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看的经济学读物,对我来说,是可以把它当一部小说来读的,有人物、故事、情节,有起承转合、因果逻辑。事情从18世纪的英国针线街开始,这里坐落着英格兰银行和曾经名噪一时的南海公司大楼。彩票和最原始的股票在这里受到追捧,一夜暴富成为咖啡馆里许多人的梦想,一种赌徒心态悄悄生长蔓延,它培育了金融家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却也随之埋下了不正当追逐利润的危机。时世给了梦想家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平台,约翰·劳、罗伯特·哈利、笛福、乔纳森·斯威夫特、达尔林普尔……他们悉数登场,将各自的理念“变现”,金融家与媒体、作家结为联盟,他们给英国谋得了巨额财富。这股财富飓风也刮到了法国、荷兰等欧洲其他国家,直至泡沫越来越多,经济走向崩溃。伟大的牛顿在当时至少赔了100万美金,他说:“我能计算天体的运行,但却计算不了人们的疯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重温那段著名的经济历史,事件中的一个个人物粉墨登场,事实的脉络结构逐渐清晰,读者也在并不枯燥的阅读中掌握了许多经济常识,并不得不感慨1720年股市大崩盘的故事在3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和警醒意义。作者以这一金融泡沫为中心,以细致晓畅的笔触,讲述英国南海公司与法国密西西比公司成立、繁荣和崩溃的故事,并对隐藏在股市泡沫背后的国家金融和政治的联手合谋作出了细致分析:南海泡沫表面上是投资者的贪婪和疯狂酿成的灾难,实则是在重商主义思想支配下,政府与企业利用市场的不完善联手推演的经济骗局。从历史上的类似教训中,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今天“克强经济学”等提法的确有着必要性和预见性。

《致穷》的深入浅出让读者欣喜,它的生动有趣让对经济学不感冒的人也有兴致拿来读上几页。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佩服作者扎实的研究,正是在掌握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那样灵活自如的表述。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本书涉及的引文都注明出处,并伴有注释,单是这份耐心也令人肃然起敬。台湾经济学家赖建诚的观点一部分与我相似,他认为,通俗经济读物的写作并不容易,它需要同时满足三个“ing”,即趣味性(interesting)、娱乐性(entertaining)以及思想上的激发性(provoking)。在读完《致穷》后,我觉得这个“80后”的作者基本实现了将三者融合在一起的目标,他对于“拿什么拯救英国经济”的思考其实是以世界眼光在审视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可喜的是,他对此是有着理性而清醒的认知和思考的,也许他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但却值得我们这些时不常做做发财梦的人好好琢磨琢磨:“只要存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金融骗局的危险就不会消失,一个‘致富’的市场就很可能为‘致穷’的市场所替代……历史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好,但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最好。避免一个‘致穷’的市场,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底线。”

《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孙晓骥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开卷絮语

写作是一种救赎

□郑小驴

人都是一些有偏见并自以为是的家伙,这点在我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至少,我一直把“诗人”视为远人惟一的写作身份。后来我很快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看法,他不仅写诗,还有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见诸报刊。有段时间,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写作应如韩愈所言,“术业有专攻”,兼顾门类太多,意味着会有被平均化的危险。事实证明,在远人身上,我们之前的看法,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偏见而已。

我想终有一天,当你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你会佩服一种人,他们只要坐下来,打开电脑,文字就源源不断地得以涌现。这种“自动写作”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波德莱尔曾在《给青年文人的忠告》中指出:“要写得快,就要多想,散步时,洗澡时,吃饭时,甚至会情妇时都要想着自己的主题。”我想波德莱尔原来很早前就替我解释了心中的疑惑。远人每天奋笔疾书的书写姿态,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能写才是硬道理。

《河床上的大地》一书共分三辑,分别为“性情人的情书”、“画廊的另种阅读”和“城市里的鸟鸣”。我仿佛看到三个远人的影子,集读者、评论者和心灵的捕手于一身。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谈到过模范读者和经验读者的区别:前者接受文本的牵引,而后者则没有条例能规定他们怎么读,他们通常在阅读过程中,拿文本作为容器来贮藏自己来自文本以外的情感。毫无疑问,远人属于后者。在谈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米兰·昆德拉等作家时,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美学见解的经验读者开始了他独具一格的评析。这些文学评论建立在扎实的阅读基础和严谨的行文上。你要是知道他几乎每年都要重读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自然就能理解这一点了。

第二辑选自远人的专栏“有画要说”(他为此一共写了130篇),“画廊的另种阅读”中收录了20篇。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出发,分别谈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派、野兽派……这些各种流派的画家和经典之作,本是他经验之外的东西,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总不可避免以自己的经验来面对这个世界”,然而他却能“借用艺术家的眼睛,发现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阐释自己的见解,刻上了他鲜明的个人印记。

这个人几乎是为书而生的。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家藏书颇丰。他更多的是通过藏书和阅读来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对于从小生活在乡村的人来说,城市里的落叶、鸟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疏忽的细节。远人依靠诗人那颗细腻的心,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部分流诸于笔尖。本杰明曾言我们生活于一个经验贬值的时代里。然而这种贬值,是因为过多的经验摧毁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许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忽略婴儿的眼睛、街边的旧景以及窗台外的鸟鸣。远人用诗人的敏锐,捕捉到了这些能触动心灵的瞬间,充当了心灵捕手的角色。

罗兰·巴特有一句名言,文学就像是含磷的物质,在它要死去的时候,就会发出最明亮的光芒。我想这本书应该具备了一些含磷的物质,至少作者本人视写作为灵魂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写作主题虽然繁芜多样,但是最终都会集中到一个主题上来,那就是写作本身。我喜欢他这种纯粹的写作策略。



河床上的大地

远人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2月出版